

天使奥斯卡

月 关

周行文

著

锦衣夜行²

JINYI
SEAMAN
XING

暴雨将至

慷慨仗义
照肝胆
威风凛凛
震浩宇

C/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NIOR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意林
少年励志馆



锦衣少年行

暴雨将至

2

天使奥斯卡 月 关 周行文◎著

CMS
PUBLISHING & MEDIA
中国出版传媒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衣少年行. 2, 暴雨将至 / 天使奥斯卡, 月关, 周行文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562-3425-7

I. ①锦… II. ①天… ②月… ③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5939号

锦衣少年行 2 暴雨将至

JINYI SHAONIAN XING 2 BAOYU JIANG ZHI

总策划: 顾平 宋春华

责任编辑: 向艳艳

出品人: 杜普洲

统筹编辑: 于丽丽

图书策划: 宋春华 张朝伟

执行编辑: 于丽丽

质量总监: 阳梅

装帧设计: 资源 刘海燕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印张: 13

开本: 700 mm×1000 mm 1/16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情回顾

行走在黑暗中的大明谍报组织锦衣卫，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叛徒方从云出卖，导致锦衣卫四大高手成国栋战死、骆如虎被方从云手刃、易水寒被甲贺第一忍者望月风太郎擒获。

方从云作为叛徒，成了四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回到大明后当上了锦衣卫指挥僉事，并将成国栋的儿子成俊麒、骆如虎的儿子骆剑峰、易水寒的儿子易平安三人都招入羽少营，作为未来锦衣飞鹰的储备军。

易平安从小就混迹市井，加之父亲的缘故，对锦衣卫没有任何好感。他虽天资聪颖，却胸无大志，只想在羽少营混口饭吃。同组的骆剑峰冲动莽撞，且一心想成为锦衣飞鹰，却担心玩世不恭的易平安会影响小组的整体表现，故而看不惯他混吃等死的样子，处处与之针锋相对，好在有稳重温和的成俊麒一直在两人中间斡旋。

经历了羽少营的各种残酷训练，几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易平安也意识到了自己过往的一些无知想法，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第一章 英烈碑前忆往昔 1

第二章 易平安望月反思 13

第三章 方从云妄图控制飞鹰 21

第四章 文考在即众人犯难 35

第五章 忍者对战锦衣飞鹰 47

第六章 张阁老视察羽少营 57

第七章 夜闯宣武堂偷考卷 69





第八章 聪明反被聪明误 95

第九章 得知真相誓做飞鹰 109

第十章 武考来临双方打赌 123

第十一章 南京城里论输赢 139

第十二章 揭穿玄武营真面目 153

第十三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67


第十四章 雏鹰展翅危难在即 191



锦衣少年²
暴雨将至

第一章 英烈碑前忆往昔

顺安卫的英烈碑历史更短一些，记载的乃是羽少营出去的英雄，这其中既有壮烈成仁的飞鹰，也有英勇殉职的普通锦衣卫。



顺安卫有几座建筑是明令少年们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的，其中最大的一座就是宣武堂。这座建筑至少包括五十个大小房间，设置有各种机关，用来存放一些较为机密的东西。不过客厅的陈设却和普通大户人家的客厅没太大区别。

现在，顺安卫的几个教头正围坐在桌边统计今天野外训练的成果。

“第五小旗，全军覆没，下下等？”何廷杰拿起一张纸来，“洪姑娘，你跟他们有仇？”

洪采薇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研究着一把匕首，听到这话头都没抬：“他们本来就没什么本事。”

“你要是全力出手，羽少营有谁挡得住？”何廷杰苦笑道，“就连柳千户也是自封双手和他们玩的，你倒是连金丝缠鞭都用上了！”

“柳千户那是纵横多年的高手了，小女子如何敢和柳千户相提并论。”

“但你从小就跟洪老大练武。”苏春幽幽地接口，“被你折腾的人现在一定正哭爹喊娘，不知道怎么骂你呢。”

“骂就骂吧。”洪采薇不为所动，“用这种方式表示不满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这次连一直装没听见的张全辉都有点儿坐不住了：“采薇啊，你也就刚满十五岁吧……不要用这种好像五十岁阿婆看小

孩的语气说话，他们比你也就小个一两岁罢了。”

“我只看他们有没有真本事，不管他们跟我差几岁。”

苏春与何廷杰对视一眼，苏春小声道：“洪老大对自己孙女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儿问题？”

何廷杰嘴角一抽：“这话你自己跟她说是去啊……”

洪采薇将手中匕首抛到空中，手腕一转，匕首消失不见。她表情淡然地站起来，环顾宣武堂内的几位教头一眼：“祖父已经同意了，这段时间我会兼管羽少营的风纪，还请诸位前辈多多指点提携。”

说完这话，洪采薇向众人恭敬行上一礼，转身离去——却是用的武将的礼节。

张全辉摸着自己的胡子：“羽少营这次要倒霉喽……”

苏春苦笑着摇了摇头：“只怕用不了一个月，她就会成为羽少营最遭人恨的人了。”

“洪采薇那个疯婆子！”易平安叹息一声，直挺挺地倒在床上。

不过没人理他。

自从洪采薇兼任这边的教员后，羽少营所有人都陷入了无尽的强化训练中。白天练体术，晚上看课本，大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尤其到了晚间还要面对山一样高的试题和书籍，所有人都宁可在校场上多跑两圈。

在这种书山题海中还能“逃生”的人寥寥无几，易平安偏偏就是其中一个，他心性机敏，最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虽然也是疲累无比，但依然是所有人里最快做完还能及格的。然后他就一个人回宿舍睡觉去，全然不顾洪采薇越来越

冰冷的眼神。

当然了，不是每个人都坚持得下来，很快被洪采薇视为朽木不可雕的又多了一个，现在这块“朽木”就不以为然地躺在易平安旁边的床上。

“平安，你这样不行吧？”蒋金光懒洋洋地开口了，“我是没啥理想，反正最后是要被打发去承袭死鬼老爹那个百户位子的，但你们小旗的骆剑峰可是雄心壮志啊，你这样偷懒真的不会被他们吼吗？”

易平安嘿嘿一笑：“白天的武科拼身体，我不玩命不行；至于晚上这文科……我再懒上一倍，骆剑峰那蠢脑子也追不上我！既然成绩不如我，他还拿什么跟我嚷嚷？”

蒋金光羡慕地看着他：“平安你这人……我要是有你一半聪明，也拼命往上爬一爬！”

“你往上爬什么？”易平安打个哈欠，“你爬不爬都是百户啊。”

蒋金光吃惊地坐了起来：“你不知道？我们羽少营可不是一般的锦衣卫训练营！你想想，大明有多少锦衣卫，在上任之前还要专门练几年，还要学这么多东西的？你几时见过熬夜背书的锦衣卫了？”

“是啊，我现在也觉得，莫说是那些赶考的秀才、举人了，恐怕内阁大学士们学的东西也未必有我们多……所以，我们羽少营是有多特殊？”易平安怀疑地望向蒋金光，该不是锦衣飞鹰的事情被谁说出去了吧？

蒋金光面露亢奋之色：“当然也没有确切消息……但冯柱家里跟张教头关系好，旁敲侧击问了一下，听说是这样的，能在羽少营第一年的考核里过关的人，就可以接受进一步训练，



熬过第一年的这批人外放出去，至少升一级！力士变校尉，小旗变总旗，百户变千户！嘿嘿，我若当了锦衣卫千户，应天府里可不就横着走了……”

“你刚刚还说你就打算当个百户。”易平安提醒他。

“我也说了我不如你聪明嘛。”蒋金光委屈地道，“直升一级啊，你想想这是多难得的机会！我是不成了，平安你没道理放弃吧！就算是在顺天府，一个锦衣卫千户也是足够横行四方了！”

“一个小道消息，看把你兴奋成什么样了。”易平安哼了一声，“如果真有这种好事，干吗他们一开始就明讲？保证兄弟们热情百倍！”

蒋金光被他问得语塞，讪讪笑道：“大概……是洪指挥要考验我们心性？”

“你当这是茶馆里的说书呢，还考验心性？心性通过了是不是就可以上山修仙了？”易平安不耐烦地挥挥手，“你要信就信吧，反正对我来说百户就够了。”

蒋金光有些失望地又啰唆了两句，最后也知道拗不过易平安，嘟嘟囔囔地走了。

易平安翻了个身，望着窗外的月亮，心里不屑地冷笑。

洪指挥他们这一手倒是玩得漂亮，既对外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羽少营要学这么多东西，又能调动众人的积极性，更妙的是从未正式承认过，到时候死不认账也没人奈何得了，就算是真的兑现了……升一级？这一级哪有那么好升！

只不过是选出合用的人手，培养成锦衣飞鹰，从此风里来雨里去，搞不好就死无全尸了！

就在这时，有人轻轻地敲响了房门。

易平安抬头看了一眼，表情放松下来，这是他在第五小旗里唯一可称得上朋友的人了：“俊麒，题做完了？”

“蒙完了，估计也就是个中下等。”成俊麒愁眉苦脸地回答，“毕竟不如平安你心思灵活。”

易平安抓了抓脸：“你都没辙，看来小旗里其他人更没戏了。”

“可不，我交卷出来的时候，剑峰他们还在脸红脖子粗地跟试题较劲呢。”

易平安摇了摇头，长叹一声：“一群未来的锦衣卫，半夜里辛辛苦苦背《瀛涯胜览》，说出去谁信！”

“那有什么办法？”成俊麒苦笑，“三宝太监下西洋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大明根本没有能和当年相提并论的远航能力，也就只能看点儿那时候的记录来了解海外状况了。”

“换句话说，将来我们很可能还要出海执行任务。”易平安不屑地撇嘴道，“这哪是什么飞鹰，这是累死的驴！”

成俊麒看了他一眼，笑道：“平安，你对飞鹰还真是怨念不浅。”

“我的娘亲，便是因为老爹去当了飞鹰，无人照顾，重病去世；然后我老爹自己也是死在朝鲜，尸首都找不回来。”易平安哼了一声，“现在还要我也为飞鹰卖命？凭什么？”

成俊麒这次没有搭话，只是继续微笑着看他，易平安被看得全身不自在，但依然嘴硬：“俊麒，你这是想说啥？我说得有什么不对吗？”

成俊麒摇了摇头：“不，正所谓人各有志，剑峰和我想要成为飞鹰，不代表你不想当飞鹰就是罪大恶极，这一点我分得清楚。”

“说起这个啊，我就很好奇。”易平安道，“骆剑峰那一根筋的姑且不说，你怎么也想当飞鹰？我记得你家里是吃斋念佛的吧？”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虽然你可能不喜欢听……但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学我啊。”易平安笑道，“就这么混个百户，以我们在羽少营学到的东西，出去以后比很多人都强，到时候也能当个能臣干吏。放京里威震四方，放外地神鬼不惧；一边为国效力，一边吃香喝辣——岂不美哉！”

成俊麒合上眼帘，沉默了片刻，对易平安伸出手：“平安，跟我来。”

这一刻的成俊麒，显得有些不同寻常，以至于易平安忘了问他要到哪里去，只是好奇地跟在成俊麒后面。

他们走出宿舍，径直出了羽少营的大门，没有走顺安卫的街道，而是穿过训练场，一路走到了顺安卫的边上。

今夜没有半点儿云彩，一弯月亮照在天际，而银河悬挂在夜空中的另一侧，易平安和成俊麒一路走来，几点萤火在身边围绕，让易平安恍然觉得自己似乎体会到了唐宋古人踏月而游的心境，想要借着月光抒发下心情。

不过以他肚子上的墨水，能想起几首咏月的唐诗就不错了……

“平日里除了夜间训练，教头们禁止我们晚上私自外出，没想到顺安卫还有这么漂亮的夜景。”易平安抓了抓脸，“不过俊麒，你到底要去哪里？再走就出顺安卫的地盘了，被巡夜兵丁抓到可一点儿都不好玩。”

成俊麒又绕过一座小土坡，停下了脚步。

“到了……平安，你到顺安卫几个月，从未来过这里吧？”成俊麒指了指面前的一块巨大石碑——准确地说，那是由一座山壁凿刻出来的石碑，一丈多高，长度有二十多丈，密密麻麻地镌刻着字。

易平安有点儿尴尬地抓抓脸。

在大明数不清的卫所中，这是仅仅存在于顺安卫的特殊存在——英烈碑。

易平安早就知道这里，但在知道其来历后，便完全提不起前来参观的兴趣。

和柳丝胡同那座英烈祠记载了自飞鹰建立以来的所有先辈不同，顺安卫的英烈碑历史更短一些，记载的乃是羽少营出去的英雄，这其中既有壮烈成仁的飞鹰，也有英勇殉职的普通锦衣卫。

这个名单比柳丝胡同的英烈祠里的名单还要长，自景泰初年羽少营建立以来，百余年间镌刻在这石碑上的名字已经逼近五千之数！

“正统十四年，英宗皇帝轻信宦官王振之言，率数十万大军亲征瓦剌，在土木堡惨败，朝廷重臣战死六十余人，随同出征的锦衣飞鹰突入万军之中，全军覆没，终于换得天子一命。”成俊麒抚摸着石碑上的名字，回头看向易平安，“当时朝廷上下一片混乱，都以为社稷将倾，锦衣飞鹰也即将不复存在……平安，你可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易平安低声嘟囔了一句：“然后他们就来了这里嘛。”

高先生曾经向羽少营众人说过这个故事，虽然隐去了飞鹰的细节，但以易平安的头脑，再加上向话多的杨老问上几句，想要补全事实的真相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



一百多年前的正统十四年，十月十日。

在土木堡大败明军的瓦剌大军突破边关，直逼北京城，可北京城却不是他们想象的混乱不堪，也没有不战而降。因为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明朝廷已经重新聚起了士气，誓要决一死战。

现在，鼓起整个北京城勇气的那个人，正身着盔甲站在城头，郑重其事地向身前行礼：“此事，便拜托两位了。”

那两个人俱是满面风霜之色，已经看不出年纪，见对方施礼都连忙还礼：“于大人，言重了！我等侥幸苟活，已经是惭愧至极，当不起于大人如此大礼！”

“你们二人本就奉命镇守京城，不在战场，前线之失与两位无关，但现在飞鹰损失殆尽，于谦只能劳烦两位担此重任，将飞鹰的种子传下去了。”于谦说着回身望向城外，一队又一队的大明军士正在列队走出城门，在城外布下严密阵势，“大明今日的危机，由我挡下来；但是大明将来的危机，就要拜托两位了——我向二位行礼，不是为了二位，是为了大明。”

两个人一起肃容道：“定当竭力！”

然后，这两个仅存的飞鹰就来到了当年自己受训的卫所——顺安卫。

这里曾经是充斥着笑声和呼喝声，走出一个又一个堂堂勇士的地方，如今却是空无一人，甚至两年无人入住，各种建筑设施都开始出现损坏迹象。

两个老飞鹰沉默片刻，开始重建顺安卫。

大明正值危机时刻，断然抽不出人手来协助重建一座“没甚用处的卫所”，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动手，先从修葺设施开

始，至于重新招募人手，那自然更要往后排，原本这件事是要一直拖到来年，也就是景泰元年再做打算的。

但是这一日，两人来到校场，却看到有二十多名少年站在那里。这些少年一个个风尘仆仆，最大的也就十三四岁，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与年龄不符的坚毅之色。

两个飞鹰对视一眼，疑惑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这里？”

一个少年向前走出一步：“晚辈梁成，家父是锦衣飞鹰梁何道。”

又一个少年走了出来：“晚辈雷于益，家父是锦衣飞鹰雷沐！”

“晚辈欧阳觉，家父是锦衣飞鹰欧阳涛！”

“晚辈骆文渊，家父是锦衣飞鹰骆经！”

……

最后这些声音汇成了一句话：“我等父辈均已为国捐躯，今日轮到我辈，纵死无悔！”

少年梁成向两个飞鹰行了个礼：“兵部尚书于大人托我转告两位大人，飞鹰不死，必将重生！”

老飞鹰沉默良久，只说了两个字：“归队！”

这一日下午，直隶下了第一场大雪，将整个顺安卫笼罩在一片纯白中，就好像一张刚刚铺开的新画纸，将要重新描绘新的景象一般。

是为羽少营初建之日。

“这些我都知道啦……”易平安苦恼地抓抓脸，“不过，那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俊麒你为啥还这么执着啊？”

成俊麒的手依然在石碑上游移，直到停在一个名字上。显然那是个才刻上去不久的名字，字的边缘依然带有一丝锋锐，不似其他名字那般已被风霜磨平棱角。

“故锦衣卫百户成国栋，万历五年。”

“这是……你父亲？”

成俊麒微微点头：“家父曾是这羽少营的一员，在万历五年成为飞鹰。”

“所以，你只是因为你父亲……”

成俊麒道：“也不止如此，我父亲原本是家中次子，祖父为了还愿送他去少林寺出家，一次回家探亲途中，正逢倭寇来袭，他虽然奋力反击，无奈当时年幼，始终不是对方对手，眼看要遭不测时刚好有数名飞鹰路过，杀退倭寇救下了我家幸存的人……可以说，连我在内，成家满门老小的命都是飞鹰给的。”

易平安听得目瞪口呆：“我就说，你家明明是吃斋念佛的风气，怎么会和锦衣飞鹰有渊源，原来是几十年前的渊源……”

“家父从少林寺学艺下山后，便以良家子弟的身份投了羽少营，十九岁时当了飞鹰。”成俊麒露出一丝微笑，“我若是顺利，当飞鹰的年纪还比家父小点儿。”

“好吧，我理解了，飞鹰对你家有救命之恩，你爹也是飞鹰，你对飞鹰有感情，完全可以理解。”易平安翻着白眼，一屁股坐在地上，抬头望天，“可我呢，我对飞鹰是一点儿感情都没有，我只知道老爹当飞鹰死无全尸，我娘无人过问、凄惨离世，我则是被当作垃圾一般，挨了十来年的白眼——然后现在跳出一群人跟我说‘飞鹰好光荣’‘飞鹰好伟大’‘飞